

法務部研商「行政執行機關得否於義務人（即被繼承人）遺產價值範圍內，執行繼承人之固有財產？」等法律問題會議會議紀錄

壹、時間：101 年 8 月 28 日（星期二）下午 3 時 00 分

貳、地點：本部 4 樓 421 會議室

參、主席：陳司長維練

肆、出席人員：司法院戴前大法官東雄、最高法院許法官澍林、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陳法官金園、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傅前庭長金圳、中央警察大學法律系鄧教授學仁

伍、列席人員：本部法律事務司鍾副司長瑞蘭、郭專門委員全慶、王主任行政執行官金豐、胡科長美蓁、鄭專員其昀、楊助理研究員承燁、陳助理研究員奕安

陸、發言要旨：

主席：

本日議題有二：一、民法第 1148 條係採「物的有限責任」或「人的有限責任」？二、民法第 1194 條之代書遺囑有無包括電腦打字作成？本部近來見解與最高法院有所歧異，故欲藉此會議為探討。

戴前大法官東雄：

近來實務有此問題，請法務部就第一個議題提出說明。

王主任行政執行官金豐：

法律問題：A 因未依規定辦妥營業登記，擅自銷售貨物，國稅局乃核定向 A 追繳營業稅新臺幣 7 萬元，案經國稅局移送行政執行分署執行。A 於 98 年 10 月 1 日死亡，遺有土地一筆，繼承人 B 未拋棄繼承。行政執行署得否於遺產價值範圍內，執行繼承人之固有財產（例如薪資或存款）？

提案說明：「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100 年度法律座談會」曾討論：「行政執行分署得否以該筆土地（被繼承人 A 之遺產）價值昂貴（數百萬元），移送之欠稅金額不高，以該筆土

地（即「因繼承所得遺產」）價值為限，轉而執行繼承人B之固有財產（薪資或存款）？」行政執行署於會後，報請本部函釋上開法律疑義。

研擬意見：

甲說：肯定說。

- 一、 民法第1148條第2項規定「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此有限責任，宜解為係「遺產」金額或價值的有限責任而非物的有限責任，否則A之債務至強制執行階段，B繼承之遺產如已遭變賣殆盡，對債權人（移送機關）之保護尚有不足。從兼顧及衡平債權人與繼承人立場，該法文所謂「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自應採「人的有限責任」。（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7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18號、臺灣高等法院99年度上字第1391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99年度上易字第22號判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8年度桃簡字第893號判決參照）。
- 二、 又前開規定所稱「所得遺產」，係指被繼承人所遺財產之物或權利本身，至於遺產價值之計算，原則係以繼承開始時之時價為基準，惟如該財產已變賣，得以實際銷售價計算其價額（郭欽銘著「親屬繼承（案例式）」2010年10月六版，第450頁參照）。
- 三、 縱認民法第1148條第2項係採物的有限責任說，繼承人亦僅取得拒絕以自己之固有財產償還被繼承人債務之抗辯權，並非法定之債務免除。蓋依民法第1148條第1項規定，繼承人仍係概括繼承被繼承人之債務，故如繼承人於被繼承人之債權人訴請償還債務時，未為有限責任之抗辯者，法院自應判命繼承人就債權之全額為清償。故繼承人如仍以其固有財產清償繼承債

務時，該債權人於其債權範圍內受清償，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故無不當得利可言，繼承人自不得再向債權人請求返還。(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1593 號判決；林秀雄，評析二〇〇九年繼承法之修正，月旦法學雜誌第 171 期，頁 71；鄧學仁，論法定繼承新制(下)，司法周刊第 1148 期，第 2 版；民法第 1148 條第 2 項 98 年 6 月 10 日立法理由第 4 點參照) 同理，於行政執行機關執行繼承人之固有財產時，如繼承人未拒絕，行政執行機關自得於遺產範圍內執行繼承人之固有財產。

乙說：否定說。

一、按「繼承人原則上依第一項規定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惟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僅須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以避免繼承人因概括承受被繼承人之生前債務而桎梏終生。」98 年 6 月 10 日修正公布之民法第 1148 條第 2 項立法理由第 2 點著有明文。該條所謂「已因繼承人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係指繼承人對被繼承人之債務負以遺產為限之物的有限責任，亦即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僅得就所得遺產為執行，不得執行繼承人之固有財產。(林秀雄，評析二〇〇九年繼承法之修正，月旦法學雜誌第 171 期，頁 74 參照)

二、次按民法第 1148 條第 2 項修正公布後，已改採限定責任制，不待繼承人為表示，當然發生有限責任之效力，其固有財產並非繼承債務之責任財產，繼承債權人自不得執行繼承人之固有財產。(郭振恭，民法繼承編改以限定繼承為本則後之問題，月旦法學雜誌第 191 期，頁 30、31；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抗字第 464 號裁定、99 年度台上字第 595 號判決、100 年度台上

字第 1593 號判決、101 年度台上字第 674 號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上字第 334 號、100 年家上易字第 8 號判決參照)

三、末按，如認為繼承人所負者係「人的有限責任」，對於繼承人之債權人而言，亦係不公平之事，蓋就其而言，為交易之當時，並不能預知交易之對象將來即將繼承大筆遺產及債務，須以自己之固有財產清償，導致其所得清償之機率大減。再者，如被繼承人之遺產已遭變賣，繼承人可能須依同法第 1160、1162 之 2 之規定，就債權人應受償而未受償部分負清償責任及其損害負賠償責任，而不以所得遺產為限。如此一來，並無將民法第 1148 條第 2 項規定：「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此之有限責任解釋為「人的有限責任」之必要。

以上二說，應以何說為當，提請 討論

戴前大法官東雄：

最近繼承已改為概括繼承有限責任之規定。立法意旨顯然欲使繼承人為全面法定限定繼承，然法條前後似有矛盾，先係規定繼承全部債務，後又規定僅以所得遺產為限負責，此有所矛盾。如何解決此矛盾，只得以抗辯權處理。舊法未修正前，本人於台大教書時係由實體法之觀點，認為縱使於意定限定繼承，繼承人無須限於實體法之時效內為限定繼承之抗辯，於程序法表示抗辯，亦可得到限定繼承之利益。此見解係自家父戴炎輝以降一貫之解釋。邱聯恭教授與駱永家教授曾就此見解向本人詢問，其表示：實體法上限定繼承之抗辯若至強制執行時仍得為之，是否過於增加法官負擔？而實體法上未為抗辯，即應屬默認。故由程序法上觀點論之，本人即修正先前之意見。因此，於未修法前，不可於強制執行時提出限定抗辯。然目前係全面法定限定繼承，最遲可至最後強制執行時為抗辯，若未抗辯而以固有財產清償，因繼承

人須負擔全部債務，故亦無法請求返還。此即本案之乙說。就本人所知，實務對此問題亦莫衷一是，故於今日就教各位專家。

主席：

請各位委員表示意見。

鄧教授學仁：

立法當時係以繼承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此與夫妻財產制就夫妻法定財產剩餘時，特別規定其價值計算有所歧異。既然此處所指係遺產，本人傾向係負物的有限責任，而非人的有限責任。因被繼承人之債權人無法預期債務人有無繼承人，換言之，若無繼承人，債權人如何就固有財產（如薪資）為強制執行？當初立法時，繼承人所須負之責任範圍，即為其所繼承之遺產數額，並與固有財產切割。若財產變賣或轉讓應如何處理？於繼承人係惡意時，自有第 1163 條之適用，或障礙債權之規定。若因不可抗力，如地震或海嘯將不動產消滅，仍要求繼承人以固有財產清償，論理顯有困難。債務人與債權人為交易時，嗣後債務人之房屋或土地滅失，執行無效果，斷無要求繼承人為清償之可能。今日之議題係土地價值與欠稅之 7 萬塊顯不相當，然此並非金額大小之問題，而係原則問題。故本人認為應採否定說（乙說）。

傅前庭長金圳：

關於繼承人對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此所謂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究應如何解讀，依修法前之限定繼承即「繼承人得限定以因繼承所得之遺產，償還被繼承人之債務」而言，實務上最高法院 75 年度第 4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二）及同院 77 年台抗 143 號判例均認限定繼承之繼承人，就被繼承人之債務，唯負以「遺產為限度之物的有限責任」。至於學說則有物的有限責任或財團有限責任（繼承人僅就獨立於其固有財產以外之財產負清償責任），或一定範圍之財產為限度之責任亦即量的有限責任（亦有學者認此類係屬「人的」有限責任者），惟無論以何名之，均認為不得對繼承人之固有財產執行，

則無異見。本題以區區數萬之債務，義務人不自動繳納，又無法對其固有財產執行，勢必僅就一筆數百萬元之土地遺產執行，似又不近情理，且不合經濟效益，如果繼承人能夠自動繳清或對其存款執行以保留其繼承所得之土地，情感上可能覺得更合理。但題目已設定對繼承人之「固有財產」執行，顯然違背了實務及學說的一致見解，似難用人的有限責任來解套。但今天這則題目值得深思的是，我們應該進一步研討所謂「繼承所得遺產範圍」與「繼承人之固有財產範圍」如何區分以及應由債權人抑繼承人負區分責任？修法前關於限定繼承均一致認為對被繼承人之債務不得對繼承人之固有財產執行，雖沒說當繼承人已先把因繼承而得之遺產處分換取代價花用之後，是否仍須就其換得之代價範圍內以其固有財產抵償，但修法前之限定繼承，繼承人主張限定繼承應於法定期間內開具「遺產清冊」呈報法院，法院則應依公示催告程序公告，繼承人在法院公示催告所定之期限內不得對被繼承人之任何債權人償還債務或交付遺贈，違反而致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受損害者，應負賠償之責，甚者繼承人如隱匿遺產、開具之遺產清冊為虛偽之記載，或意圖詐欺被繼承人之債權人之權利而為遺產之處分者，則喪失其限定繼承之利益，即應負概括繼承之責任。揆其立法意旨，絕非容許繼承人可先把遺產花光後再來呈報限定繼承而不須對花光之遺產負責。修法之後民法第 1148 條第 2 項雖全而採有限責任，而廢除民法第 1154 條之限定繼承制度，但立法說明，以繼承人依本條規定，仍為概括繼承。雖無硬性規定繼承人應於限期內開具遺產清冊，但依民法第 1156 條修正之立法說明謂「本次修正後，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雖僅須以所得遺產負清償責任，惟為釐清被繼承人之債權債務關係，宜使繼承人於享有限定責任權利之同時，負有清算義務，免失事理之平，爰維持繼承人應開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並進行第 1157 條以下程序之規定。如此，一方面可避免被繼承人生前法律關係因其死亡而陷入不明及不安定之狀態；另一方面繼承人亦

可透過一次程序之進行，釐清確定所繼承之法律關係，以免繼承人因未進行清算程序，反致各債權人逐一分別求償，不勝其擾，爰維持原條文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並酌作修正。」並且增列民法第 1148 之 1 規定：「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前二年內，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該財產視為其所得遺產。前項財產如已移轉或滅失，其價額，依贈與時之價值計算。」依本條之立法說明第一項規定係為避免被繼承人於生前將遺產贈與繼承人，以減少繼承開始時之繼承人所得遺產，致影響被繼承人債權人之權益。第二項則為依第一項視為所得遺產之財產，如已移轉或滅失，如何計算遺產價額。依上述修法理由見之，更斷無繼承人自己將遺產用完即可毋庸負責之理。至於如何負責？繼承人固有財產既因其取得遺產換價而增加，在此範圍內其固有財產也是所得遺產之延伸。似此情形，如謂尚需債權人另取得對繼承人之執行名義，方可對其固有財產執行，對被繼承人之債權人而言，似乎不公平。另方面繼承所得遺產之性質，可能多種，如現金、黃金等處分換價容易，且不似不動產可依登記追蹤，如何區分是屬繼承所得之遺產更為困難。

因此個人淺見認為修正民法第 1148 條既為概括繼承有限責任，又依民法第 1156 條之修法理由，認繼承人同時負有清算義務，則被繼承人之債權人指封繼承人之財產，是否屬於繼承人因繼承所得遺產抑繼承人之固有財產，應由繼承人提出說明，如債權人有爭執，而繼承人又未開具遺產清冊呈報法院，且執行分署又無從為實體上認定時，則應由繼承人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以求救濟，不宜命債權人先為舉證。或債務人未提第三人異議之訴救濟，亦得認為其先後清償被繼承人之債權，在該債權人執行受償金額範圍內可以扣減所得之遺產範圍，此為遺產價值計算問題，非不當得利返還問題，如此可衡平各方利益，解決問題，所以本題題目內容如改為對繼承人之「其他財產」執行，個人則採「甲說」。否則只好採「乙說」。

至於「乙說」理由三認為對繼承人之債權人不公平云云，似有商榷餘地，因從反面來說依民法第 1147、1148、759 條等規定繼承人於被繼承人死亡時即取得遺產之所有權，如繼承人之債權人捷足先登，先聲請對該財產執行，被繼承人之債權人亦不能提第三人異議之訴，只可以參加分配或併案執行，但無優先受償權，這種情形依乙說結果則繼承人拿因繼承所得遺產清償其自己債務，被繼承人之債權人也無法再對繼承人之固有財產執行，豈符公平？但如採「甲說」最困難的是所得遺產之價額計算問題，如執行分署依職權認定，恐徒增雙方爭執，造成執行困擾，是否比照物權法依非訟程序由法院裁定較為公平，亟待法律修訂或實務形成共識。

許法官澍林：

繼承編修正後，繼承所得須參酌第 1148 條與第 1148 條之 1，故欲討論物的有限責任或人的有限責任，須視第 1148 條與第 1148 條之 1 而定。第 1148 條之 1 係規定 2 年內所得，此規定係對所有繼承人發生效力，抑或僅限於受贈人？假設一繼承人受贈不動產，其他繼承人無法購買時，勢必變現判斷價值，故第 1148 條之 1 較具爭議。第 1148 條係法定限定責任，與修法前之差異僅在遺產清冊。77 年台抗字第 143 號判例，已認定為物的有限責任，如何改變認係人的有限責任？所以認為採人的有限責任，係出自高等法院座談會之結論，其認為若遺產已處分，採物的有限責任將對債權人不公。然而，於繼承人已處分且無法償還之情形，自應依損害賠償或其他法律關係處理，故本人認為應採物的有限責任。

未修法前判決書多係表示被告應給付原告多少金額，如表明限定繼承，則係應於繼承所得範圍內負擔；現行繼承已改採法定限定繼承，則執行標的物應係繼承所得，然繼承人應負擔全部債務，若繼承人認為已執行至固有財產，應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如採物的有限責任，係以第三人異議之訴救濟；人的有限責任則為債

務人異議之訴。

陳法官金園：

就此問題分二部分報告：一、第 1148 條之有限責任其內涵為何？二、今日法律問題係涉及稅捐債務，就稅捐債務之執行有無特殊之處？

一、本人贊成採物的有限責任，理由有二：（一）由法沿革觀之，98 年 6 月 10 日前民法有限定繼承之制度，依當時第 1154 條第 1 項規定：「繼承人得限定以因繼承所得之遺產，償還被繼承人之債務。」現行第 1148 條第 2 項：「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前後文字雖有不同，然規定意旨應無更動。修法前限定繼承之實務見解分別有最高法院 75 年第 4 次決議、68 年台上字第 718 號判例與 77 年台抗字第 143 號判例，就實務操作而言，均認採物的有限責任。因此，本人認為過去修法前之見解，應仍能貫徹至修法後之概括繼承有限責任之情形，且修法當時均認為不應使繼承人以其固有財產償還被繼承人之債務，故改為概括繼承有限責任，且限制遺產清冊之清算程序，故由立法沿革觀之，應係物的有限責任無疑。（二）由法條體系觀之，首先，修法後第 1159 條第 1 項規定：「在第一千一百五十七條所定之一定期限屆滿後，繼承人對於在該一定期限內報明之債權及繼承人所已知之債權，均應按其數額，比例計算，以遺產分別償還。但不得害及有優先權人之利益。」先有申報債權期間，申報期間經過後以遺產按比例清償，故自以遺產為清償標的，自為物的有限責任。其次，第 1162 條規定，債權人未申報債權，僅能就賸餘遺產行使權利，亦限定於遺產。若繼承人不按此程序清償，則依第 1161 條負損害賠償責任，或有第 1163 條之情形，則無法主張限定繼承之利益，此時方以固有財產負責。二、就本法律問題，針對所積欠之營業稅 7 萬元，於執行遺產之土地顯不合乎比例原則，而改為執行繼承人之固有財產是否可行？此問題應為稅法上之問題，尚未涉及民法第 1148 條，且無

須討論第 1148 條。(一) 依稅捐稽徵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納稅義務人死亡，遺有財產者，其依法應繳納之稅捐，應由遺囑執行人、繼承人、受遺贈人或遺產管理人，依法按稅捐受清償之順序，繳清稅捐後，始得分割遺產或交付遺贈。」同法第 2 項：「遺囑執行人、繼承人、受遺贈人或遺產管理人，違反前項規定者，應就未清繳之稅捐，負繳納義務。」稅捐稽徵實務上認為，納稅義務人死亡，繼承人為代繳義務人，其義務係以遺產繳納稅捐，若未繳納，繼承人將由代繳義務人轉為納稅義務人。稅捐稽徵法係所有稅法之母法。(二) 行政執行法第 15 條規定：「義務人死亡遺有財產者，行政執行處得逕對其遺產強制執行。」執行處通常係對遺產為強制執行，然亦有認為該規定僅強調執行處「得」對遺產強制執行，並未禁止對固有財產強制執行，而容有爭議。大法官於 95 年 12 月 25 日作成釋字第 622 號解釋，其案件事實係一贈與稅案件，父親將財產贈與第三人未申報贈與稅，父親死亡後稅捐機關方發現此贈與稅漏未申報，稅捐機關遂以繼承人為納稅義務人，發單課徵贈與稅（行政法院 92 年 9 月 18 日之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此決議經大法官解釋宣告其違憲，理由認為，父親生前之納稅義務未為稅捐機關發現，待死後方發現，則納稅義務人之地位並不會由子女繼承，納稅義務人仍係父親，僅註明已死亡，而繼承人則為稅捐稽徵法第 14 條之代繳義務人。稅捐稽徵法依法律保留原則，並未規定納稅義務人死亡後，其義務由子女當然繼承，僅按第 14 條規定代繳。至於稅捐債務可否繼承？待課稅處分確定後，其稅捐債務方屬確定，此時則轉為公法上金錢債務，而發生第 1148 條之問題。釋字第 622 號解釋理由書認為，稅捐債務發生於繼承以後時，僅能就遺產為強制執行，不能對固有財產為執行。上述爭議係於 98 年修法前所產生，第 1148 條仍採概括繼承時所發生之稅捐債務之繼承，既已認為僅能就遺產強制執行，而無法執行其固有財產，則實可想見，於第 1148 條改採全面限定繼承後，如何反而針對稅捐債務允許就

固有財產強制執行？本案問題本質上尚不會進入第 1148 條人的有限責任與物的有限責任之爭議，其於稅捐法體系下，已解讀為僅能就遺產強制執行。

戴前大法官東雄：

鄧教授、陳法官等委員都贊成否定說，採物的有限責任。庭長原則上採人的有限責任，但有所保留。看起來，本案法律問題可否如此解釋？被繼承人留下的是不動產，所欠債務僅有七萬元，遺產範圍內，假設是二百萬元，強制執行不符比例原則。若此不動產價值二百萬元，繼承人有固有財產時，例如願意拿現金繳納，執行機關即可不予拍賣。案例設計情形很極端，是債務人沒有其他財產，不動產價值為二百萬元，為清償七萬元債務而進行拍賣。問題解決應該很簡單，大家認為如採物的有限責任，依法執行就可以拍賣。債務人利益權衡之下，是否拿現金來清償，並非指對固有財產強制執行，而是價值計算中，債務人是否主動清償的問題。

陳法官金園：

稅捐的執行，執行處執行後，債務人聲明異議被駁回即可提起訴願，再被駁回即提起訴訟。行政法院認為稅捐債務得被繼承，之前的見解，包括最高行政法院認為可針對繼承人之固有財產執行，本人當時承辦類似案件，評議時內部多數見解認為不妥當，多數法官當時認為不可執行，本來打算作出決議，認為不可以對固有財產執行，但因與最高法院見解歧異，只好提聯席會議討論，年底前應該會討論到，屆時最高行政法院的見解就會提出來。現在是於繼承修法後討論，就更沒問題了。

戴前大法官東雄：

非指被繼承人債權人和繼承人債權人搶遺產，繼承人之債權人不能申報，必須要申報，才能拿到遺產。

許法官澍林：

應該會，只是財產中即包含固有財產和繼承財產，分成二部分，

只是所有權仍歸繼承人，所以繼承人之債權人優先查封，亦非不可，當時未考慮此問題，易造成混亂。

戴前大法官東雄：

申報由何人申報？

許法官樹林：

申報不代表那些財產不能使用，有聲請仍要查封。

陳法官金園：

回應二點，於稅捐債務如繼承人處分遺產而不繳稅，是否即喪失限定利益？本人認為，稅捐稽徵法第 14 條是指納稅義務人死亡後有代繳義務人，未代繳即受處分，代繳義務變成繳納義務。有點類似喪失限定利益，因為當時立法時尚未有民法第 1163 條之規定，本規定即命繼承人以固有財產清償。繼承人之債權人聲請執行，反而使被繼承人的債權人利益喪失，是有可能發生，民法上固然有債權申報期間，但僅為不得任意處分而已，並未規定不得執行，繼承人之債權人仍可查封，執行處不得拒絕。債權人為何於債務人死亡前不執行其遺產，至其死亡後才執行，此為自然事實變動，屬情事變更，利益、不利益即無法回復到固有狀態，繼承是自然發生就按法律秩序分配。第二，以遺產為限，究為遺產抑或固有財產，時常難以清楚區分，此為舉證責任分配之問題，就法律之應然面與實然面應無衝突。

戴前大法官東雄：

所謂「以遺產為限」，係指被繼承人之債權人而言，故繼承人之債權人不可申報，顯然矛盾。

陳法官金園：

並非申報，是直接查封，因為不是被繼承人之債權人。

鄧教授學仁：

被繼承人死亡時，理論上被繼承人之財產就屬於繼承人所有。

戴前大法官東雄：

理論上要分開，故尚未就被繼承人之債務清償完畢之前，是否不

得清償自己債務？如有違反即負無限責任。

鄧教授學仁：

繼承人之債務與無限責任無關。

主席：

這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陳法官金園：

剛才提及稅捐稽徵法第 14 條，繼承人必須繳清稅捐後，才能分割遺產或是交付遺贈。

主席：

分割遺產是否包括處分？

陳法官金園：

分割遺產即為處分。

主席：

本人是指只有單一繼承。

陳法官金園：

就無庸分割遺產，無須負固有責任，亦不適用第 14 條。

主席：

所謂分割是指有三個繼承人須要分割，只有一個繼承人時即無須分割，此時是否即不適用？

陳法官金園：

不適用。

主席：

本案是否不會適用稅捐稽徵法第 14 條第 2 項？

陳法官金園：

不會。

主席：

實務上遇到這種問題，是否如剛才戴大法官所言，因為不可能為查封拍賣，就由繼承人自動繳納？

王主任行政執行官金豐：

實務上，執行名義即稅單會記明繼承人為義務人，執行機關即執行其固有財產，而繼承人通常要求僅執行遺產，但因稅單已記明繼承人為義務人，故仍會執行固有財產。

主席：

因為金額不高，亦不會查封所有財產。

王主任行政執行官金豐：

是，其實並不是公平與否之問題，僅考量執行方便性。

主席：

其實或為好幾個繼承人，只是為實務方便只找其中一個繼承人查封。

戴前大法官東雄：

義務人可以選擇，以固有財產清償較好，或以遺產清償。

鄧教授學仁：

義務人通常選擇以遺產清償。

主席：

本案或有好幾個繼承人，只是本案繼承人比較倒楣。

傅前庭長金圳：

執行實務上如王執行官所言，繼承人是希望執行法院代為處分，尤其祭祀公業，拍賣以後即解決繼承人之大問題。

戴前大法官東雄：

是否採乙說？多數見解採乙說。

傅前庭長金圳：

個人淺見為不要作成結論，否則執行分署很難去遵循，雖然係採乙說，但執行業務彈性即喪失了。

主席：

機關就是有這樣的困擾，而希望本部開會解決。

鄧教授學仁：

若將繼承人記載為義務人是否違反司法院釋字第 622 號解釋見解？

王主任行政執行官金豐：

若是稅捐稽徵法第 14 條，執行機關通常會另外開單。

主席：

本案情形為何？

王主任行政執行官金豐：

執行署建議本案採戴大法官之見解，即先勸諭繼承人繳納，如不願意，始拍賣遺產。

主席：

本案是否採物之有限責任，但允許雙方協商，如此較為完整，又兼顧法理情。

王主任行政執行官金豐：

採修正乙說、即戴大法官之見解？

陳法官金園：

若要執行具有效率，應由執行機關自行決定，但會引起一些爭訟。

主席：

先勸諭繼承人以金錢繳納，如不繳納即採物之有限責任說。

戴前大法官東雄：

請宣讀第二個議題。

胡科長美蓁：

法律問題：民法第 1194 條代筆遺囑之「筆記」規定得否包含「以電腦打字作成」？

提案說明：有關內政部函請本部斟酌民法繼承編修正草案規定，將民法第 1194 條代筆遺囑之「筆記」規定，基於合目的性解釋放寬包含「以電腦打字作成」之情形，以因應資訊化社會需求，避免土地行政與司法判決意見有間，滋生疑義。

問題分析：

一、本部最近函釋意旨

95 年 8 月 11 日法律決字第 0950030755 號函略以：「所

謂『筆記』係指親自執筆，不得使他人為之。如遺囑全文以打字方式為之，而非由代筆人親自執筆，即違反法定方式，依民法第 73 條規定，應為無效，業經本部 75 年 11 月 25 日法 75 律字第 14342 號、85 年 8 月 31 日法 85 律決字第 22374 號、87 年 7 月 6 日法 87 律字第 023022 號函釋有案。於民法相關規定未經修正前，本部上開函釋並無變更。惟具體個案如有爭訟時，仍應以法院之認定為準，合先敘明。」

二、近年法院判決見解

1. 民事法院：

最高法院 86 年台上字第 432 號判決意旨略以：「查民法第 1194 條規定，代筆遺囑應「使見證人中之一人筆記」，並未規定其筆記之方式，只需將遺囑意旨以文字表明，即無不可，是由代筆見證人親自書寫固屬之，如本件，由代筆見證人起稿而後送打字者，亦無不合。上訴人謂系爭遺囑係打字而成，並非代筆人親自書寫，與法定方式不符云云，尚無可採。」臺灣高等法院 99 年度重家上字第 8 號判決意旨相同。

2. 行政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判字第 49 號判決意旨略以：「按民法第 1194 條規定中所稱使見證人中之 1 人筆記，因法律並未規定其筆記之方式，且代筆遺囑方式之制定，重在透過代筆見證人將遺囑人之遺囑意旨以文字予以表明。故由代筆見證人親自以筆書寫固屬之，其由代筆見證人起稿而後送打字者，亦應認已符筆記之法定方式，以符合社會現況。」其他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484 號、101 年度訴字第 198 號、100 年度訴字第 1867 號、100 年度訴字第 1177 號、100 年度訴字第 1125 號、99 年度訴字第 873 號、98 年度訴字第 1976 號判決意旨相同。

三、民法修正草案意旨：

本部所提民法繼承編修正草案第 1189 條第 3 項規定，遺囑除自書遺囑外已放寬得以電腦或自動化機器製作之書面代之。

四、問題焦點：

民法未修正前得否變更本部函釋見解，針對民法第 1194 條代筆遺囑之「筆記」方式，採用民法繼承編修正草案第 1189 條第 3 項規定意旨？敬請討論。

戴前大法官東雄：

本問題已有修正草案解決，但草案尚未公布施行，此時應如何處理？

主席：

本部 95 年之見解應認為無效，故今天開會討論，若不與時俱進即無法解決，請教各位專家學者，繼承編尚未通過前，應如何解釋？

鄧教授學仁：

有關遺囑，最重要為真義之確保。自述與代筆最大之不同，在於自述沒有確認程序，故必須有筆跡。日本案例為自述人因已重病，輔佐人扶自述人之手完成遺囑，其效力造成爭議。代筆遺囑由代筆人不論為手寫還是電腦打，皆應使遺囑人確認，再由同行人簽名。不要拘泥於手寫，現在自書遺囑能否使用電腦都已在討論中，何況是代筆遺囑。筆記應可用電腦製作之書面取代，固有問題，爭議亦已有管控機制。對於時代之轉變，解釋法令亦應跟隨潮流。

傅前庭長金圳：

關於代筆遺囑部分，本人同意鄧教授的看法。由於過去的解釋，受限於「文義」，恐失之過窄，為因應時代潮流及近年來司法實務之一致見解，個人淺見應將「筆記」之文義作擴張解釋為妥。

許法官樹林：

贊同鄧老師意見，用電腦當然可以，實務上亦採如此見解。

陳法官金園：

贊成。

鄧教授學仁：

修正草案已朝此方向修正了。

主席：

第二個議題共識很高，結論為代筆遺囑可用電腦製作，此為舉證責任之問題。本次會議順利的進行完畢，謝謝各位學者、法官，會議到此結束。

柒、會議結論：

議題一：先勸諭繼承人以金錢繳納，如不繳納即採物之有限責任說。

議題二：代筆遺囑可用電腦製作。

主席：陳維練

記錄：楊承燁、陳奕安